

纪念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发表六十周年

学术论文集

崔显军 主编

Jinian Yufa Xici Jianghua
Fabiao Lishi Zhounian Xueshu Lunwenji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本书得到了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（项目号：10YJA740016）和天津外国语大学“青蓝之星”项目的资助

纪念《语法修辞讲话》 发表六十周年学术论文集

崔显军 主编

南开大学出版社
天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念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发表六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/
崔显军主编. —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 2014. 2
ISBN 978-7-310-04415-3

I. ①纪… II. ①崔… III. ①汉语—语法—文集
②汉语—修辞—文集 IV. ①H14—53②H15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11466 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孙克强

地址: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:300071

营销部电话:(022)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:(022)23508542 邮购部电话:(022)23502200

*

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230×170 毫米 16 开本 25 印张 2 插页 460 千字

定价:50.00 元
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,电话:(022)23507125

著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邢福义先生的题词

祝贺《语法修辞讲话》
发表六十周年。热爱祖
国语言，关注语言运用
实际，研究工作贴近广
大群众，这是吕宋二位
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永
远闪光的理念！

邢福义 2011-10-1

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先生发来的贺信

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马庆株教授并转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发表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：

值此“纪念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发表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”开幕之际，谨在此致以最热烈的祝贺，祝贺研讨会隆重举行。

我是学着《讲话》成长的，1974 年《语法修辞讲话》修订时我又受命参与了修订工作，理应出席这次研讨会；但研讨会举行之时我恰逢有外访任务，不能与会，敬请与会者谅解。而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，失去了一个与大家交流、向大家学习的好机会。

吕先生和朱先生在初版《序》里边说，“这个讲话的性质比较倾向于‘匡谬正俗’”。后来许多学者评论此书时大多也强调这一点。不错，从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当时编写的目的看，确实是为了“匡谬正俗”；从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在当时的效应来看，确实起了“匡谬正俗”的作用；但是，《语法修辞讲话》的意义远非如此，它对汉语研究，特别是对汉语语法研究，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引意义。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告诉我们——

第一，对于词语与句子，不能只从语法一个视角去思考，得考虑意义、考虑用法、考虑表达。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在“匡谬正俗”时，就是从多视角考虑的；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最终取名为“语法修辞讲话”，而“修辞”就是讲意义、讲用法、讲表达的学问。这里需要注意吕先生、朱先生在《再版前言》中的一段话：“这本书的缺点有‘过’与‘不及’两方面。”关于“‘不及’又有两点：一，只讲用词和造句，篇章段落落完全没有触及；二，只从消极方面讲，如何如何不好，没有从积极方面讲，如何如何才好”。这说明，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，吕先生和朱先生已进一步明确意识到，研究用词造句还得注意篇章。大家知道，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，南北几乎同时提出“三个平面”的思想，之后又逐步认识到“形式和意义得相互结合，相互渗透”，得“结合思考句法语义问题”，甚至认为“语法研究说到底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语义问题”，强调“研究语言要从形式、功能、认知等多视角、多层面、多方位思考”。应该说汉语学界的这些想法，并不只是受到国外当代语言学前沿理论观点影响所致，其中有《语法修辞讲话》的影响与作用。

第二，从事汉语本体研究的学者专家都应该关心、更应该积极投入汉语的应用研究。吕叔湘先生、朱德熙先生都是学界公认的汉语本体研究的大家，但他们二位都一直积极投入汉语的应用研究。《语法修辞讲话》本身就是汉语应用研究的一大成果；之后，吕先生和朱先生发表、出版的论著当中，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汉语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并积极投入诸如辞书编纂、作文评讲、语法修辞、教材编写、对外汉语教学以及中文信息处理等汉语的应用研究。

今天我们纪念《讲话》发表 60 周年，除了学习《语法修辞讲话》的学术，更要学习《语法修辞讲话》作者吕先生、朱先生他们的学术道路、学术思想、学术精神、学术风范。

谨以此与大家共勉，并祝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！

谢谢大家！

目 录

汉语研究的非汉语视野	戴庆厦	(1)
纪念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发表 60 周年	沈家煊	(13)
结构语义表达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和修辞研究 ——为纪念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发表 60 周年而作	马庆株	(18)
语文教育之七维度	李宇明	(29)
谈谈俄罗斯功能语法	王铭玉 于 鑫	(38)
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建立“双动词结构系统”的思考	沈 阳	(53)
留学生病句修改不当举例	郭继懋	(65)
汉语教师语法教学的知识、素质与能力问题	卢福波	(70)
谈“是”字句的研究和偏误分析	曾常红	(78)
“被 ₂ ”词性的确定及被动表述教学研究	王振来	(93)
从物理行为到言语行为：嘱咐类动词的产生	张 雁	(103)
说“借问”	李 明	(124)
古汉语双宾动词与双宾句式的互动及双宾句的范围	王国栓	(134)
向心结构的识别	王红旗	(144)
“没完没了地 VP”与相关结构——兼谈非终结图式与渐次扫描	王世凯	(158)
汉语名词短语的 IC 结构类型及其分析原则	萧国政 郭婷婷 胡 憐	(168)
情状副词的性质和范围	史金生 胡晓萍	(178)
主观意愿和动词重叠及其语法行为	华玉明	(187)
状态形容词和数量名的组合序列	王红斌	(198)
论紧缩式缩略语的一个结构规则	郭昭军 张 榕	(206)
普通话里表时间的“名/动/小句+前/后” 在河北方言中的对应表达方式	吴继章	(211)
平遥方言的助词“动”和“噪”	邱闯仙	(225)
语用的力量——“那谁”的个案	项开喜	(237)
假设连词“哪怕”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	冯军伟	(248)
“所谓”的功能及主观化	吕为光	(257)
词化程度等级琐议——以“不 X”词语为例	李广瑜	(265)

“第二个N _专 ”与“N _专 第二”	陈 一 (274)
非现实句和现实句的句法差异	张雪平 (282)
传信语气词“嘛”和“呗”	郭 红 (292)
全量词“所有”与“一切”	崔显军 (306)
现代汉语连字句的语义语法研究	资中勇 (327)
修辞学视阈中《红楼梦》不同的版本回目异同的审美感知	郑铁生 (341)
现代汉语“心”的概念化与中国文化	项成东 (357)
语言教育态度的实证研究	邬美丽 熊南京 (366)
外族因素对中国语言文字安全的影响	彭 爽 (377)
代编后记	(384)

汉语研究的非汉语视野

戴庆厦

中央民族大学/云南师范大学

提要 本文通过五个例案，论述汉语研究必须具有非汉语的视野，并对其概念、作用、研究方法等进行分析。文中还以使动范畴、松紧元音、选择疑问句为例，说明汉语和非汉语的结合研究必须寻找、确立汉语和非汉语的演变链。

关键词 汉语研究 非汉语 视野

这些年的语言学研究，逐渐形成了讲究“视野”的认识。这就是说，研究语言，除了坚持以本体为立足点外，还要有必要的视野，以便更好地发掘、分析、判断语言事实。

在我国的语言研究中，有的语言学家曾提出要有“国际视野”。所谓“国际视野”，是指研究语言要看看国外有哪些新理论、新方法可以参考借鉴，思考人家是怎样做的，自己应该怎样做才更好。国际视野的提法和认识是对的，我很赞成。我这里想谈谈在我国研究语言，除了国际视野外，还应该有无汉语视野。

一 什么是非汉语视野？

概括地说，非汉语视野是指研究汉语要参照非汉语，要从非汉语中汲取养分，包括语言事实的反观、印证，研究方法的启示、借鉴。

讲非汉语视野，必须明确用来参照的非汉语语言，既指有亲缘关系的汉藏语系语言，如藏语、缅甸语、羌语、普米语、景颇语、彝语、哈尼语、傈僳语、纳西语、壮语、侗语、苗语、瑶语等；又指无亲缘关系的语言，如维吾尔语、蒙古语、锡伯语、佤语、克木语、阿眉斯语、排湾语、英语、俄语等。

语言有无亲缘关系,在对比、反观时参照点不完全相同,参照价值也不会完全相同。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,因为相互间存在发生学上的共同“基因”,所以有可能从比较中发现汉语中尚未被发现的新特点、新规律,还能从相互反观中得到新的启示。而与汉语无亲缘关系的语言,因为相互间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,因而在参照时主要是获取类型学的认识,从中看到人类语言的共性和个性,不可能从中得到亲缘关系的信息。

汉语研究如果有了非汉语的视野,在发掘语言的特点和规律上,在对语言事实的敏感性上,在对语言现象的理论提升上,都会得到预想不到的好处。好处主要有:有助于揭示汉语的特点和规律;有利于验证已有的认识是否正确;有助于从宏观上认识汉语的特点和规律。

二 汉语研究结合非汉语的五个例证

下面通过五个例案的分析,说明非汉语的语言事实及研究成果,怎样有助于汉语的特点及演变规律的发现和认识。

例一:汉语自主范畴的发现来自藏语的启发

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有显性和隐性之分。显性的特点容易被发现,被认识;而隐性的特点不容易被发现,被认识。如果有亲属语言做参照,有助于隐性语言特点的揭示。汉语自主范畴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。

汉语动词存在自主范畴,区分自主和非自主的对立,这一特点最先是由马庆株教授揭示的,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大进步。从方法论上讲,这一发现是受藏语的自主非自主现象得到启发的。

藏语的动词有一套自主非自主的对立。这一语法范畴是通过显性的语音曲折变化表示的。如:自主的“看”(现在时)是 *lta*,非自主的“看见”(现在时)是 *mothong*。自主的有命令式,非自主的没有。马庆株教授在学习、研究藏语的语法时,对照、分析了汉语的动词,发现汉语“能单说‘看’、‘我看’、‘看报’,不能单说‘塌’、‘房子塌’、‘塌房子’,而非要说‘塌了’、‘房子塌了’、‘塌了一间房’不可”。并在分析大量语料的基础上,提出划分现代汉语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语法标准和分类系统。马庆株教授说:“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这一对术语是从藏语语法论著中吸取来的”,“找寻汉语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分类标准,缺乏可供参考的前人论著,只是可以从藏语语法中得到一些启发”^①。他的这一发现,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,是汉语研究结合非汉语研究的一个范例。

^① 参看马庆株《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》,载《中国语言学报》1998年第3期,商务印书馆。

例二：从藏缅语量词的发展状况看汉语量词的发展层次

藏缅语与汉语的亲缘关系，一直被学术界所认可。它们之间的许多特点都能串在一起排比成演变链。

量词丰富且变化复杂，是汉藏语诸语言的一个共同特点。量词是原始汉藏语就有的，但不同语言发展不平衡，出现不同的特点。我们通过不同语言量词的比较，能够加深认识不同语言量词的特点。

从总体上看，藏缅语的量词可分为发达型和不发达型两类。属于发达型的语言有彝语、哈尼语、傈僳语、拉祜语、缅语、阿昌语、白语等。这一类语言量词比较发达，在句法结构中量词是强制性的。属于不发达的语言有藏语、景颇语、门巴语、僜语等。这类语言量词较少，特别是个体量词不发达，个体事物计量时大都不用量词。

这两类语言存在的不同特点，反映了量词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演变过程。量词发达的语言，名量词都有个体量词、集体量词、度量衡量词，个体量词又有专用量词、类别量词、泛指量词等。各类名量词担负的功能（包括语义功能、语法结构功能、语用功能等）及演变特点存在差异。

用藏缅语的量词反观汉语，可以认为现代汉语量词发展的层次相当于藏缅语中发达型的一类。藏缅语量词发达的语言，其量词所具有几类量词和主要特征现代汉语都有，特别是个体量词比较发达。

藏缅语许多语言都有反响型量词，是量词中比较古老的一类。例如：

哈尼语：mja³³t̪ɕhi³¹mja³³ 一只眼睛

眼 一 眼

载瓦语：pum⁵¹lǎ³¹pum⁵¹ 一座山

山 一 山

有些语言反响型量词很发达，功能很大，几乎大多数的个体名词都能用来当反响量词，如哈尼语、纳西语。

反观汉语，在汉语的早期历史文献中能见“玉十玉”、“羌百羌”、“牛十牛”等反响型量词，但到了后来，为什么就不见了？这是什么因素引起的，与什么条件有关，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。

例三：从OV型语言反观VO型汉语的语法特点

OV型和VO型，是世界语言基本语序中的两大类型。这两种不同的语序，对语言的特点及其演变都有重大影响和制约作用。我国的非汉语语言，有OV型语言也有VO型语言。

从这两种不同语序的映照中，能够更深入地看到汉语语序的特点及其演变。比如，为什么藏缅语被动式、处置式不发达，而汉语则发达？这大约与前者属

于 OV 型、后者属于 VO 型有关。

VO 型语言介词（前置词）发达，而 OV 型语言则缺少介词，只有后置词。如景颇语就没有介词，而有放在名词、代词后的结构助词，表示名词、代词与谓语的关系。景颇语也没有被动句，汉语的被动句在景颇语里都用强调施事的句子表达。例如：

ŋai³³kă³¹ na³³e³¹ tã³¹ʒu³³ʃă³¹ ʒin⁵⁵ja³³sai³³. 我被姐姐批评了。
我 姐姐（施助）批评 给（句尾）
lă⁵⁵khum⁵¹ʃi³³ e³¹ tuŋ³³tʃă³¹ then³¹kə u⁵⁵u⁷³¹ai³³. 凳子被他坐坏了。
凳子 他（施助）坐 使坏 掉（句尾）

汉语被动义表达在亲属语言里找不到同源关系，说明是后起的。其产生和演变是由汉语 VO 型的结构特点以及实词虚化等特点决定的。

例四：从非汉语的反观看汉语的“的”字结构

上世纪 50 年代，朱德熙先生首次引入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，对汉语的虚词“的”进行了系统、深入的探讨。他将汉语的“的”字看作是其前面词语的后附成分，把“X 的”的不同分布看作是“的”的不同功能，由此提出了著名的“三个语素”说。即：“的₁”是副词性后附成分；“的₂”是形容词性后附成分；“的₃”是名词性后附成分。此后，学界关于“的”的属性和分类几乎都在此基础上展开。

“的”字结构的研究，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“的”字的变化和发展，还与句法结构的演变关系密切。由于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，因而一直是汉语语法学界研究的热点。

同样，在汉藏语系非汉语的语言里，定语助词“的”也是一个使用频率高、句法特点多变的虚词。所以，对比汉语和非汉语“的”字的共性和个性，并从非汉语反观汉语，能够进一步认识汉语“的”字结构的特点。通过非汉语的反观，对汉语“的”结构的特点取得以下几点认识：

（1）汉语的“的”字功能强，在多数句法结构中不可或缺，这与汉语的分析性程度高有关。

汉藏语各语言间“的”的数量多少不一，有的语言没有“的”，有的语言只有一个“的”，而有的语言却有多多个“的”。

分析性类型是产生“的”字结构的良好土壤。汉藏语内部“的”字结构呈现出发达与不发达的差异，其成因与语言的分析性强弱有关。

如：藏语支、羌语支形态变化比缅彝语支丰富，分析性较弱，“的”字结构就相对贫乏。嘉戎语是其中形态变化最为丰富的一种语言，至今尚未产生定语助词“的”，其领属性定中结构关系主要靠前加词缀这一形态变化来体现。而缅

彝语支的分析性强，定语助词不仅形式多样，而且表义类型丰富，当修饰性定语提前时，定语助词作为一种分析性手段而不可缺省。汉语的分析性强，所以“的”字结构也发达。

(2) 汉语的“的”字概括程度高，对语义关系的控制力强。同一个“的”字具有多种不同的功能，“的₁”、“的₂”、“的₃”共用一种语音形式，但在句中不混淆，要通过句法分析才能揭示其不同的类别。

景颇语则采用多种不同的语音形式表示“的”，说明它要靠不同的语音形式来体现不同的语义关系。景颇语有三个不同的“的”，aʔ³¹、ai³³、na⁵⁵。不同的“的”职能界线清楚。例如：

ʃiʔ ⁵⁵ aʔ ³¹ pǎ ³³ loŋ ³³	他的衣服 (aʔ ³¹ 表领属)
他 的 衣服	
kǎ ³¹ pa ³¹ ai ³³ phun ⁵⁵	大的树 (ai ³³ 表修饰)
大 的 树	
tai ³¹ niŋ ³³ na ⁵⁵ mam ³³	今年的稻子 (na ⁵⁵ 表限制)
今年 的 稻子	

(3) 从比较中能够看到，表示领属关系的“的”是出现最早的，所以大部分语言都有这一类“的”。而表示修饰和限制语义的“的”，不同语言差异较大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即便是有，语音形式也相差很大，可以认为是出现较晚的。这就是说，“的”字的不同语义类别，在来源上存在不同的时间层次。

(4) 汉语“的”字结构包括了副词性的“的”（做状语），但非汉语的“的”与汉语不同，即状语的“的”与定语的“的”大多为两套系统，用不同的词表示。

以哈尼语为例，定语的“的”是ɿ³³，如ŋa³¹（我）ɿ³³（的）a³¹da³³（父亲）“我的父亲”，状语的“的”是ne³³，如mja³¹（多）ne³³（地）dza³¹（吃）“多多地吃”。又如景颇语，定语“的”是na⁵⁵、aʔ³¹、ai³³，而状语的“的”用ja³¹。

(5) 汉语“的”字与周围的亲属语言无同源关系，可以证明“的”是在原始汉藏语分化之后产生的。

“的”字的词源关系，能够反映亲属语言“的”字的产生和演变。如果“的”字在不同语言里有同源关系，说明它们有共同的来源，也就是说，在它们未分化的时候就已出现，不是后来创新的。所以，弄清汉藏语“的”字的词源关系，区分是同源还是不同源，是研究“的”字结构的一把重要钥匙。

以藏缅语族语言为例，藏缅语内属于同语支的语言，有些语言的“的”存在同源关系。如表示领属关系的“的”，语支内部许多语言有同源关系。如：藏

语支的藏语ki、错那门巴语ko³¹、仓洛门巴语ka³¹；羌语支的桃坪羌语zo³³与扎坝语zə³³；羌语支的道孚语ji、却域语ji³³、史兴语ji⁵⁵；缅语支阿昌语a³¹、仙岛语a³¹、波拉语ε³¹；彝语支的拉祜语ve³³、彝语vi³³；缅语支的浪速语nə³¹、波拉语na³¹。但不同语支之间大多数不同源，只有少数同源。缅彝语支与景颇语支、藏语支、羌语支之间也找不出对应规律。而属于修饰、限制关系的“的”，语支之间同源词就更少，异源的比例大于同源。这些例词可以证明语支之间不存在同源关系；也说明这三个“的”在起源上不是一个层次，领属性定语“的”可能先于修饰性定语“的”产生。^①

例五：从藏缅语反观看汉语的连动结构

通过藏缅语与汉语连动结构的比较，可以形成以下几个认识：

(1) 汉语与藏缅语都存在连动结构，而且存在诸多共性。如：二者都有不同的句法结构类型，都有语法化现象，都与认知规律有一定的联系。这种共性是由二者的亲属关系的基因和类型学的因素所决定的。

(2) 制约连动特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，但语序是最重要的，其中谓语的语序尤为重要。由于VO型汉语和OV型藏缅语的语序差异，使得连动结构的连用特点出现差异。汉语带宾语的连动结构，连用动词被宾语隔开；而藏缅语则不然，不管是两个动词带有同一个宾语，还是其中一个动词带宾语，都不影响动词的连用。例如：

景颇语：an⁵⁵the³³n³³kjin³³sep³¹fa⁵⁵ka²³¹ai³³. 我们削黄瓜吃。

我们 黄瓜 削 吃（句尾）

傈僳语：a⁵⁵ya⁵⁵ma⁴⁴dza³³tho³⁵dza³¹. 母鸡啄食吃。

母鸡 食 啄 吃

彝语：ŋa³³dza⁴⁴dzu³³nbu³³o⁴⁴. 我吃饱了饭。

我 饭 吃 饱 了

(3) 连动结构的紧密度，汉语不如藏缅语。汉语在两个连用动词之间可以较灵活地插入宾语、连词和助词等成分；而藏缅语大多数则紧密相连，不易插入别的成分，凝聚力强。这就是说，汉语的连动结构具有一定的松散性，这个特点使得汉语连动结构包括的内容比较庞杂，被人称之为“大杂烩”，在范围的划定上出现种种困难，以致长期争论不休。

(4) 藏缅语和汉语连动的补语都容易出现语法化，其制约的条件也大致相同。其条件主要有三：一是从位置上看，居后的动词容易语法化。未见有居前的动词语法化。二是从使用频率上看，高频率的动词容易语法化，如“看”、“死”、

① 参看戴庆厦、闻静《汉藏语“的”字结构》，载《汉语学报》2011年第4期。

“来”、“去”等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词。三是从音节上看，语法化的动词大都是单音节。

比如，动词“看”在藏缅语和汉语里，如果用在另一动词之后，大都虚化为“尝试”义，对另一动词进行补充。这是这些语言的共性。例如：

仓洛门巴语：nan¹³ lok⁵⁵ nat¹³ kot¹³ tɕo⁵⁵ . 你再听听看。

你 再 听 看（助）

基诺语：nə⁴² pə⁴² tɛ⁴⁴ pə⁴² tɛ⁴⁴ . 你打打看。

打 看 打 看

阿昌语：nan³¹ wut³¹ tɕau³³ mɛ⁷⁵⁵ ! 你穿穿看！

你 穿 看（助）

动词“死”在汉语里用在另一动词之后，表示前面动作行为的极限程度，相当于“极”。藏缅语里也有相同的情况。例如：

景颇语：ʃi³³ kǎ³¹ pu³³ si³³ sai³¹ . 他高兴死了。

他 高兴 死（句尾）

哈尼语：ŋa³³ ɣə⁵⁵ si⁵⁵ la³³ ja³³ . 我高兴得要死。

我 高兴 死 来（助）

藏缅语一些语言，“吃”用在另一动词之后，出现语法化，表示动作行为的“获取”。如景颇语的ja⁵⁵，以及哈尼语的dza³¹：

景颇语：n⁵⁵ mǎ³¹ tat³¹ jaŋ³¹ mǎ³¹ ʒa³¹ khʒup³¹ ʃa⁵⁵ u⁷³¹ !

不 听 的话 罪 遭 吃（句尾）

不听的话就任（你）遭罪吧！

哈尼语：a³¹ jo³¹ nu³¹ tshe³¹ ɣv⁵⁵ dza³¹ . 他买犁。

他 犁 买 吃

藏缅语和汉语连动结构中表示“趋向”义的补语也都很容易语法化，表示前面动作的发展变化。例如：

白语：tsha⁵⁵ a⁴⁴ tsi⁵⁵ khu³⁵ lo⁵⁵ mu⁴⁴ ? 饭煮熟了没有？

午饭 些 做 起来 了 没有

阿昌语：tshɿ³¹ ku⁵⁵ sɿ³⁵ ŋa³³ ŋam⁵⁵ ta⁵⁵ la⁵⁵ kau³⁵ lo⁵⁵ ku³³ .

这 件 事 我 想 起 来 高 兴 很

这件事我想起很高兴。

景颇语中有一类助动词（又称“貌词”），专门作动词的补语，构成连动结构。这类补语数量很多，表示的意义丰富多彩。但由于它老跟在另一动词之后，容易语法化，而且存在不同的语法化层次。语法化程度高的，动词实在意义较少，语法化程度低的，则含有较多的动词实在意义。如nan³³，原是实义动词，

本义是“跟随”，当助动词用时，语法化为“表示动作行为跟随他人进行”义。又如，*khat*⁵⁵原为实义动词，本义是“打仗”，当助动词用时，语法化为“表示动作行为是相互的”义。如景颇语：

*naŋ*⁵⁵*the*³³*thi*⁵⁵*naŋ*³³*mu*^{ʔ31}！ 你们跟着读吧！
你们 读 跟随（句尾）
*an*⁵⁵*the*³³*ʃã*³¹*ta*^{ʔ31}*kã*³¹*ʒum*³³*khat*⁵⁵*ka*^{ʔ31}！ 我们互相帮助吧！
我们 互相 帮助 相互（句尾）

在藏缅语和汉语中，连动结构中的“来”、“去”容易语法化，而且语法化还具有不同于其他动词的特点。“来”、“去”语法化后，补充说明动作行为的趋向、结果、发展等。如勒期语：

*tshon*⁵⁵*xje*³³*pei*⁵⁵*ke*³³*ŋo*⁵³*ɣə*⁵³*le*⁵⁵*tse*⁵³。这些菜是我买来的。
菜 这 些（话助）我 买 来 的^①

三 必须寻找、确立汉语和非汉语的演变链

语言演变链（Evolutionary Chain），是指语言间存在的不同特点反映出的语言演变关系。它如同一条由多个链节构成的链条，把不同语言出现的特点有机地连接一起，表明这些不同特点在演变过程中的地位、性质（包括演变的先后、主次、方向等），系统地展示这一语言群在历史演变中存在的共同演变规律。

“演变链”是语言演变图示化的形式。它从复杂的语言演变现象中提取“链节”（组成链条的每一小节），构成一条相互关联的演变链，并用简单易懂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它有助于人们从复杂的语言演变现象中认识语言的主要规律。演变链的图式，是语言研究抽象化、深化的结果，反映人们认识语言演变的深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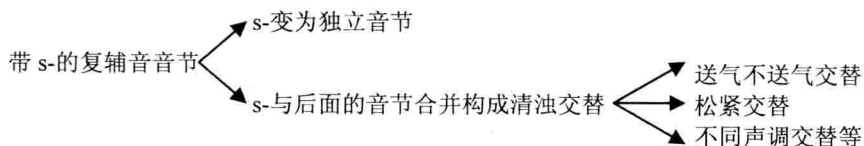
语言关系有亲属语言关系和非亲属语言关系两类。不管是有亲缘关系的语言，还是无亲缘关系的语言，相互间都存在语言的共性和个性，所以都能各自串成语言演变链。但是，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演变链，与无亲属关系的语言演变链很不一样（详见下）。汉语和非汉语的语言关系，是亲缘关系，存在亲属语言演变链。

通过亲属语言的比较来确立演变链是有可能的。因为亲属语言或亲属方言的演变是不平衡的，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。而在诸多差异中，有的差异则反映这一群亲属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，所以有可能通过不同特点的排列，再加上别的材料的印证，构拟出一条反映语言演变规律的演变链。下面以藏缅语使动范畴屈折变化的演变链为例。

① 参看戴庆厦、邱月《藏缅语与汉语连动结构的比较研究》，载《世界汉语教学》2008年第2期。

藏缅语使动范畴有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，是原始藏缅语的一个语法范畴。后来经过长期的演变，各语言的屈折式出现了多种形式。主要有：1. 音节带不带 s- 的语音交替，如藏文的 nub “沉” 和 snub “使沉”。2. 清浊声母交替，如彝语的 ge³³ “断” 和 khe³³ “使断”。3. 送气不送气声母交替，如载瓦语的 pji²¹ “开” 和 phi²¹ “使开”。4. 松紧交替，如波拉语的 nap³¹ “沉” 和 na p⁵⁵ “使沉”。5. 不同声调对应，如门巴语的 ter³³ “掉” 和 ter⁵⁵ “弄掉”。这些屈折式的使动词，有一些在不同语言里还存在同源关系，是原始屈折式同源词的遗迹。

根据同源词的语音对应规律以及音理演变分析，可以理出使动范畴的语音演变是：s- 表示使动是最早的，这是原始藏缅语的使动形式。后来各语言的语音变化都是从这个源头变来的。但出现了两条途径：一条是前置辅音 s- 与后面的成分分离，变为“一个半音节”，如景颇语；另一条是与后面的辅音合并，从复辅音声母变为单辅音声母。若自动词是浊声母，由 s- 同化为清声母，构成清浊声母交替表示使动。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。后来的送气不送气交替、松紧交替、不同声调交替等都是由清浊交替演变而来，如彝语、哈尼语、载瓦语等。这一语族屈折式使动范畴的演变链是：



同一现象有的会有多个演变链。以松紧元音为例。元音分松紧是藏缅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征。经过比较研究，发现其历史来源至少有两个源头。一是来源于古代舒促韵母的，属于这一来源的有彝语支诸语言。其演变链是：

古舒声韵→松元音韵；古促声韵→紧元音韵

例如：

哈尼语（松韵）	藏文（舒韵）	
ŋa ⁵⁵	ŋa	我
dza ³¹	za	吃
哈尼语（紧韵）	藏文（促韵）	
na ³³	nag	黑
se ³¹	bsad	杀

另一是来源于古代清浊声母的。属于这一类语言的有景颇语、载瓦语等。其演变链是：

古浊声母→松元音韵；古清声母→紧元音韵

例如：